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六回 柳春華尋蹤訪賊人 狠毒蟲醉後泄機密

話說柳瑞到了□字街，分開眾人，見一個道士在那裡相面。那道人頭戴九梁道巾，身披藍緞子道袍，腰繫杏黃絲帶，足下白襪雲履；面如古月，眉清目秀，頰下三絳鬚鬚，背插寶劍。在那裡給眾人相面。眾人皆言真靈。只見有兩個壯士裝束，年約二□以外的年紀，皆是穿藍掛翠，說道：「我二人請你相面呢！」那道人睜眼一看，說：「你二人好大膽！還敢在這裡叫山人相面？你們所做之事，可瞞著別人，卻瞞不得我的！我當著眾人一說，你二人還站得住嗎？山人是要留點口德的。」那二壯士衝衝大怒：「我們二人有什麼不可說之事？你只要說對了，我二人拜你為師。」那道人說：「你們在這東門外，『餘果瑤兒亮青字』、『渾天月』，『攢濱孫山』的『瓢兒肘』，『餘果兒』急付『流兒』，『拉活了』。」那兩個壯士一聽，顏色改變。那道人又說：「你等『赤字瑤兒』所做之事，我也知道，把這場官事送給別人打了。」柳瑞在旁邊聽老道所說的，知是江湖黑話，就是說的在落鳳池殺人、搶人之事。細看那兩個壯士，眼光暴露，已明白八九分了。心中說：我捉住他二人，細問根由，這道人好能為，定是俠義之流。方要抽刀捉那二人，只見那兩人聽了道人之言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仙長再會，吾二人告辭了！」那二人就先前走了。柳瑞暗跟在後，要想到無人之處動手，或者跟到他巢穴之內，尋找素秋的下落，看有多少賊人，是那路的強盜？自己跟那兩人出了西門之外，只見那二人步履如飛，陸地騰挪之法甚快。柳瑞跟了有二□多里之遙，進了山口，再看那二人蹤影不見了。柳瑞一看，是雙岔路口。柳瑞就往西北又走了有三里之遙，只見面前一座村莊，樹木森森，在深山曠野之間，四外平川之路，周圍約有二□餘里。到了村頭一看，村東頭路北是一座酒樓，座北向南，五間酒樓。樓前是天棚，東西北三面皆是荷花池，栽種著荷花，池邊栽種柳樹，枝葉茂盛。那酒樓字號是「酒泉居」，掛著酒帘飄飄。往西是一條大街，南北有數□家鋪戶，是一座集鎮，街上人煙不多。

柳瑞跟那二人至山口，不見了那二人，心中煩悶，就進了這座酒樓。到裡邊上樓一看，四面樓窗支開，外面擺著時樣鮮花，北邊排五個座兒，南邊也是五個座兒，東西有兩個座兒，有三五個吃酒之人。柳瑞坐在東北頭一個桌上，那小二笑嘻嘻過來一看，見柳瑞頭戴銀紅色武生公子巾，迎面嵌的美玉明珠，雙垂銀紅緞子箭袖袍，週身透的是穗子花，瓜瓞綿綿，五彩絲鸞帶，大紅緞子中衣，青緞快靴，外罩銀紅色團花大氅；面如玉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五官俊秀，一位英雄美少年，頗似一位大家的公子模樣。跑堂的問道：「公子大爺來了！喝什麼酒？」柳瑞說：「給我擺上幾樣果子，做兩味魚，取一壺陳紹興酒來。」酒保兒答應，轉身下去，先擺上小菜，送上酒來。柳瑞自己淺斟淺飲，正思想楊大爺這官事，非把素秋找來，不能洗出清白；或者訪出正凶賊人，這兩件事皆不容易。正在思想之際，忽聽樓梯響處，從下邊上來兩個人：頭一個身長八尺以外，頭戴紫緞色繡花壯士巾，紫緞圍花箭袖袍，腰束絳帶，月白綢子襯衫，外罩寶藍緞英雄大氅，肋佩單刀，大紅綢中衣，薄底快靴，面似薑黃，粗眉大眼，壓耳黑毫毛，直有二寸餘長，頰下半部鋼鬚；後跟一人，是壯士裝束，穿白愛素，白淨面皮，俊俏人物。二人方一上樓，先往各座兒上看看，又瞧了柳瑞。柳瑞低了頭，故作未見，看那二人眼光神色，知道是綠林英雄。心想：要是俠義豪傑，我定要交這兩個朋友；要不是正人，我設法捉住二人，再追問落鳳池之案。自己留神察看那二人動作。

只見那二人坐在前面靠樓窗的當中那桌兒上，酒保連忙過去說：「二位爺少見呢！有幾日不來了，喝什麼酒？」那黃臉的說：「先拿陳紹興酒五斤，菜不必吩咐，只管擺上來。今日暢飲一醉，以解愁悶！」那酒保兒下去取酒菜。那黃臉的在東邊座吃了幾杯酒，那穿白的壯士說：「金大哥，我決不與這些人在一處，黑虎山我是不回去了。」那黃臉的說：「王賢弟，我今日勸你出來，我有兩句話勸你，怕你與他等打起來。他們都不是正直人，又倚仗人多，那件事也不必爭論了。我與你喝完了酒，還是回去看他們自亂，咱們瞧個熱鬧。」說罷，連飲了數杯，吃的頗有醉意。柳瑞靜聽那二人說些什麼話，先說的有聽得有聽不真的，後來帶了酒意，越說聲音越大。柳瑞聽了，心中明白了八九，只聽那黃臉的說：「我告訴賢弟呢，我早晚也不在這黑虎山了。我去到小西天，把他們的行為都說出。」那白臉說：「千萬你別往小西天去，要往那裡去，你人單勢孤，更不易行了！」那黃臉說：「我金讓在江湖闖蕩多年，朋友也交結不少，就是吳桂、李通這兩個忘八的狗才，人面獸心。他二人那日由玉山縣回來，被勾欄院人家打了一個鼻青臉腫。我與雙尾蠍柳誠給他等出的主意，報仇栽禍於人。把素秋搶來，他二人就應該讓給我，不但不讓，還與我為仇。就是王洞兄弟，你也不容易，幫他們做這事，把命都付之流水。如今又出了大胳膊啦，他一人要獨佔，咱們誰也不要。」那穿白的說：「金大哥少說罷，這是什麼地方，提防順口之言。」柳瑞聽了這一席話，心中說：不好！我一人要捉這二人，甚不容易，他等就是落鳳池殺人搶人之賊，莫若我跟他二人到了他等的窩巢，看其路徑，我再調兵捉拿他等；亦把素秋找來，那殺周公子栽賊種禍之人，可一網打盡。自己想得多時，只見那黃臉也不說啦，就吃了飯，給了飯錢，那二人下樓去了。

柳瑞叫走堂的過來，也給了酒飯錢，就問酒保道：「那二位吃酒的壯士是那裡的？我看著也似面熟，不敢冒認。」那酒保說：「大爺，那黃臉的叫狠毒蟲金讓，那白臉的叫逍遙鬼王洞，他們是黑虎山玄壇觀廟中保鏢的鏢客。他們有好幾□位呢！」柳瑞說：「他等保那路鏢，你可知道嗎？」酒保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不過他們來這裡吃酒，聽他說的，也沒有什麼客商往他等那裡寫鏢。」柳瑞說：「這黑虎山玄壇觀在那裡，你可知道？」酒保說：「出了這柳家營，一直往西，過白石山黑鬆嶺，往北一拐，就是黑虎山玄壇觀。」柳瑞聽得明白。下了酒樓，一直往西，出了村外，只見山峰疊翠，瑞草生輝，滿山坡樹木成林；野鳥聲喧，猿鶴相親，蝴蝶亂舞；樵夫伐木，荷擔而歌；牧童騎牛，短笛信口而吹。只聽一個牧童唱歌而來，唱的是：

營名營利苦奔忙，營得鬢髮皆成霜。

長城萬里今獨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

柳瑞聽罷，長歎一聲，說：「人生似夢，這話不假。被名利兩途牽係，何時是了？」自己登山走了有數里之遙，過了黑鬆嶺，只見山下南邊一帶大山，兩旁有小山，如抄手式相環，山下有一片密松林，靠松林之中，是一座大廟，方圓足有三四裡之遙。

此時一輪紅日看看西沉，柳瑞信步下山，到了廟前，天色已晚。只見山門關鎖，東西兩個角門亦關，山門上一塊泥金匾，寫的「玄壇觀」。柳瑞看罷，繞至東邊無人之處，把衣服掖好，躡上房去，往各處偷聽。到了一所院落，是北房三間，前邊廊簷下掛著罩紗燈，東西各有配房三間；北房屋中有兩個家人的模樣，在屋中打掃桌椅條凳。柳瑞在東房後披偷看多時，並不見有人來，只見那打掃屋中之人，轉身到西院中去了。柳瑞又躡至後院中各處探聽，那各院中屋內有點著燈的，也有說話的。只見東一個小院，是北房三間，裡面燈光隱隱，聽有婦女說話的聲音。方要過去看看，只見從後邊院內出來二個人，一個是穿白，武生公子裝束；一個是藍色壯士巾，箭袖袍，藍緞大氅。二人往前走說著話，那穿白的武生說：「我二人當初邀請眾位報仇，把人搶來，就應該給你我才是，怎麼逍遙鬼王洞也要爭這美人？賽純陽呂良也要爭這美人？他等各懷不忿之心，就是廟中主人不在，這少主人就目中無人了。還有迷魂太歲田章，他本是慈雲觀漏網之人，也在這裡作威。大家要齊心把他剗了，也就沒了事啦！」二人說著話，到了前邊院中北上房，那二人進房落坐，叫人預備酒來。柳瑞聽了二人所說之話有因，想要跳下房來，捉拿二人，細問情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